

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

——文天祥如东脱险出海南归轶事

□ 吴剑坤



文天祥，字宋瑞，又字履善，号文山，南宋理宗端平三年(1236)出生于江西吉州庐陵县(今吉安)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(1283)十二月初九日在元京大都(今北京)柴市口南向就义。其忠诚为国、至死不渝的精神和那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青照汗青”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的名句，一直为后人所传颂。而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的诗句则是文天祥从如东的海口出北海后南渡扬子江时所写，表现了把自己比作为指南针的文天祥不畏险阻，一心南归报效祖国的坚强决心。

南宋德祐二年(1276)，文天祥都督诸路军马御敌。正月，元军包围了南宋京城临安(今杭州)，文天祥忍辱负重，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使元营，“初到北营，抗辞慷慨，上下颇惊动，北亦未敢遽轻吾国”(《指南录》后序)，文天祥只承认议和而不同意投

》和清康熙《如皋县志 卷十二 循行》亦有相似记载，不过姓名都写为“张阿松”。

宋时如皋之捍海堤即为今如东境内范公堤，在谈起范公堤时，清《州乘一覽》讲到：“明万历年间，总漕凌云翼修筑洩水涵洞水渠十七处，石闸一座。宋时如皋处士张阿松家于此。”由此可见，张阿松家即位于今如东县小洋口西桥茶场的海堤畔，泉东人张阿松父子在文天祥一行危难之时仗义勇为，施以援手，使之脱离虎口，成为流芳百世的千秋佳话。

文天祥告别张阿松二子，向通州进发时，原先的十一名随从只剩下六人。起初通州知州杨师亮因接到李庭芝文书，不予接纳，后来，得到关于元军追捕文天祥的谍报，知道文丞相忠诚未变，才开城门出迎。文天祥在通州得到知州杨师亮的帮助，又雇到一只从浙江定海来的船只，加上曹大监的三只船为伴，便于闰三月十七日自通

文天祥一行离开石港卖鱼湾后并未扬帆东去，而是到了泰州界，其时在他所写的《出海(二首)》诗的小序中说到“二十一夜，宿宋家林，泰州界。二十二日，出海洋，极目皆水，水外惟天，大哉观乎!”。诗为：一团荡漾水晶盘，四畔青天作护阑。著我扁舟无了碍，分明便似混流看。水天一色玉空明，便似乘槎上太清。我爱东坡南海句：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。文天祥很欣赏苏轼的人生态度。苏轼政治上屡遭打击，有时生活几乎陷入绝境，而他却能随缘自适。第三次贬谪到海南儋州时，他说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文天祥也认为这次特殊遭遇，也是千古难逢的机缘。他不怨天尤人、嗟苦艰难，相反持豁达乐观态度，故吟出“我爱东坡南海句”。

多年来，南通有一些文章说，文天祥于石港卖鱼湾出海。其实，文天祥当年出海处并不在石港的卖鱼湾。为什么呢？一是“石港岸高潮小，船不可泊。问于七八月风急潮高，乘势而入”(清乾隆《江南通志 卷九十六 武备志 海防》，文天祥是在三月出海，此时船舶不可能停在石港的卖鱼湾，故只能另选他处海口。二是，文天祥若于卖鱼湾“二十二日出海洋”，为什么直到“二十八日乘风行入通州界”？这中间前后竟花了六七天，该作如何解释？三是，有学者考证后认为文天祥“当时泊舟卖鱼湾，而出海在泰州界，即如皋掘港丰利的洋面。或当时掘港为突出于卖鱼湾沙洲，其西有夹泓可渡北，故后称北海。海港在彼，不在卖鱼湾。二十八日乘风行入通州界，则是绕到海门吕四东海面，嗣后才横渡扬子江”(管劭丞《南通历史札记》)。四是，陈金洲、陈灵父子说：“南宋文天祥于德祐二年(1276)从镇江北渡，经真州、扬州、通州，在卖鱼湾出海南渡，位于掘港东。从石港出发，三天的行程到达这里是可能的。”(《江海文化丛书南通成陆 江海孕育的宝地》陈金洲原著 陈灵校补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)。明《嘉靖两淮盐法志 卷之十一 杂志一》亦载：“宋家湾 掘港东”。由此不难看出，文天祥当年肯定不可能从通州界石港之卖鱼湾出海，而是经过泰州界的泉东绕道宋家湾出北海南归，宋家林当记为宋家湾。

相传，文天祥在如东的出海口为掘港场的大贴港。其时，大贴港位于卖渔湾的北湾口。并且流传有《大贴港》诗。明《嘉靖重修如皋县志 卷一 区域》载：“大贴港，在掘港场，东抵海，西抵新团。”。清康熙《如皋县志 卷一》载：“大贴港，在掘港场，东抵海，西抵新团。”。“新团墩，掘港营正东十五里，相连川腰港，离洋五里，迤东北十五里接长沙墩。”由此看来，大贴港当为掘港营正东十五里的新团以东的宋家湾出海口。民国《如皋县志 卷一》载：“大贴港在掘港场 宋文天祥大贴港诗：王阳真畏道，季路渐知津。山鸟唤醒客，海风吹黑人。乾坤万里梦，烟雨一年春。起看扶桑晓，红黄六六鳞。”明嘉靖《重修如皋县志 卷之十 诗文》和清康熙《如皋县志 卷十六 五言律》将该诗题都标为《大贴港》。可是，如今不少书中都将该诗题写为《石港》。

文天祥在如东海边所写《北海口》的诗序说：“淮海，本东海，地于东中。云南洋、北洋。北洋入山东，南洋入江南。人趋江南而经北洋者，以扬子江中渚沙，为北所用，故经道于此，复转而南，盖迂绕数千里云。”其诗为：沧海人间别一天，只容渔父钓烟烟。而今叠起楼台处，亦有北来蕃汉船。此诗亦见于明嘉靖《重修如皋县志 卷之十》。

其实，关于北海，清徐锴、杨廷撰《崇川咫闻录 卷一山川录》载有：“若安东、海州之东北有大北海，不惟道里迂远，且砂碛甚多，此不可运舟者也。掘港、新插港之东亦有北海，砂碛亦多，不堪重载，此但可以入，而不可以出者也，是贼出海之路止有二途。若其登岸之处则不一，东则廖角嘴、吕四场，西则杨树港、徐沙营。又西则狼山、杨树港，北则新插港、掘港，皆其所从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。”此处“贼”指倭寇。

由于文天祥于“二十二日出海洋”，直到“二十八日乘风行入通州界”，因此文天祥的出海口可能在大贴港，也有可能是在长沙港、环港或小洋口一带。不管怎么说，文天祥的出海口不可能在石港的卖鱼湾，而在如东的海边。

在如皋，有人在文章中居然将“宋家林”说成是如皋白蒲北的“宋家桥”，显然牵强附会，因为文天祥目的是出海，宋家桥离海甚远，且在如皋南十多里，当时如皋县正在到处通缉文天祥，文天祥决不会舍近求远而自投罗网。

文天祥在如东的旅程中曾写过不少著名诗篇，如流传甚久的《过马塘》、《大贴港》、《虾子湾》等。

清《崇川咫闻录·山川录》载：“虾子湾在岔河东南，宋文丞相(文天祥)于丙子年(公元1276年)闰三月十七日由此至石港，见《指南录》，有诗。”明嘉靖《重修如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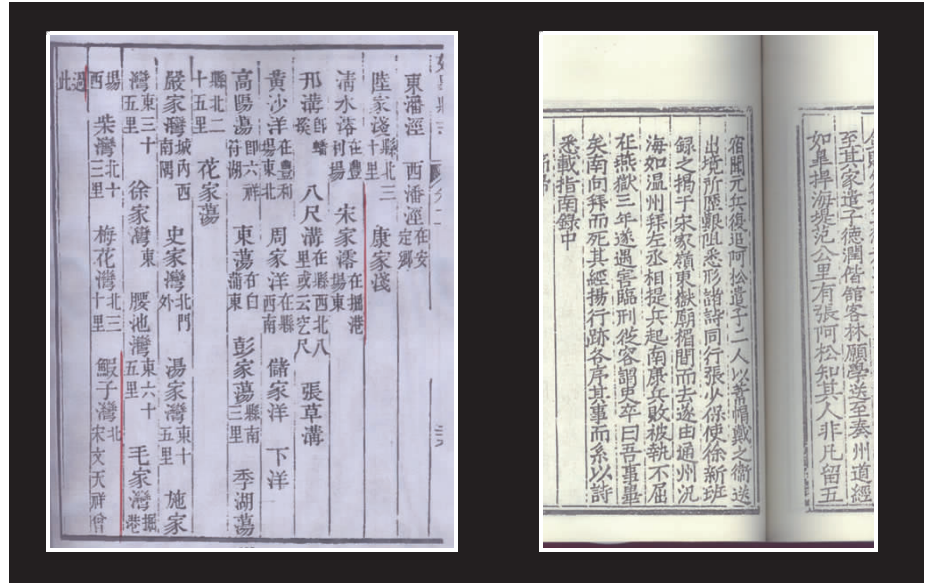
县志 卷之十》所载《虾子湾》一诗为：飘蓬一夜落天涯，潮涨清沙日未斜，好事官人无勾当，呼童上岸买青虾。文天祥不仅到过虾子湾，还到过马塘场，并曾留下诗篇。明嘉靖《重修如皋县志 卷之十》载有《行马塘》：孤舟渐渐脱长淮，星斗当空照夜怀。今夜分明栖海角，未应便道是天涯。该诗在清康熙《如皋县志》“卷十六 七言绝”中的标题则为《过马塘》。文天祥出北海后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写下《扬子江》一诗：几日随风北海游，回从扬子大江头。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。其诗序说：“淮水入海，潮涨清沙日未斜，好事官人无勾当，呼童上岸买青虾。”都成为千古名句。南宋在福州建立小朝廷，最后两个帝王都在南方，抗元复国的希望在南方，文天祥还想南下抗敌复国，所以把自己比作为指南针，因而不畏险阻，一心南归，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这一极形象生动的诗就脱口而出。

文天祥终于“已而得舟，避渚洲，出北海，然后渡扬子江，入苏州洋(今上海附近海面)，辗转四明(浙江鄞县)、天台、以至永嘉”(《指南录》后序)，朝见南宋朝廷端宗，受命都督兵马，进军江西，一度收复州县多处，军威大振。景炎三年(1278)端宗崩，八岁的卫均在陆秀夫等拥立下继位，加封文天祥少保信国公。同年底，文天祥不幸被元兵俘虏而慷慨就义。

文天祥在如东写下多首诗歌。明嘉靖《重修如皋县志 卷之八 流寓》载有：文天祥“所历艰阻，悉形诸诗，同行张少保使徐新班录之，揭于宋家岭东岳庙之楣间，而去。”和清康熙《如皋县志 卷十二 流寓》载有：“公指南集有过如皋诸诗，同行张少保使徐新班录之，揭于宋家岭东岳庙之楣间。”宋家岭即宋家湾，徐新班将这些诗抄录后贴在宋家湾(岭)东岳庙的门框上的横木上。由此也可知文天祥出海前驻足之处宋家林、宋家岭，即宋家湾是也。张少保为南宋重臣张世杰，曾因加封检校少保，故名。徐新班奉张世杰之命乘广寿号船到通州，文天祥一行正好乘此船和曹大监所雇姜船渡海南归。

顺便说一下，有学者认为，宋家湾在掘港场东，古代掘港一带的人有可能将其称之为“东湾”，这可能是今如东“东凌”这一地名来历的最好诠释。

文天祥的如东之行，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历史信息，其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值得人们景仰。同时，从文天祥于如东扬帆远航到南方，也使我们知道，在宋代，如东沿海有通往南方的航路，这也为文天祥脱险提供了重要条件。



降，结果被扣留。元军统帅伯颜强迫他与降元分子贾余庆等组成的“祈请使”前往燕京朝觐。二月底，行至京口(今镇江)，文天祥及其随从共12人乘元军夜间看守松懈，逃出虎口，直奔真州(今仪征)。谁知南宋驻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误听流言，以为文天祥已降元，而下逐客之令。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文天祥所想的仍然是“归江南，见二王，伸报国之心”，他改名换姓，自称是“清江刘洙”，“诡踪迹，草行露宿，日与北骑出没于长淮之间。穷饿无聊，追购又急，天高地迥，号呼靡及。”(《指南录》后序)他决计取道高邮、泰州、通州，渡海南归。

文天祥一行在长江、淮水之间辗转奔波，从泰州(海陵)经海安、如皋至通州一线的沿途险象环生，一方面有元军的搜捕，另一方面又有李庭芝下令捉拿所谓“赚城奸细”文书，再加上社会混乱，游兵散勇拦路抢劫者甚众，故“无日而非可死”，他在《发海陵》诗中说道“自海陵来向海安，分明如渡鬼门关”；从《闻马》一诗“过海安来奈若何，舟人去后马临河”，可知文天祥舟过海安，公不知，过此几为所缚，赖张阿松力得脱去。”嘉庆《如皋县志 卷十七 列传二 文行》载有《张阿松传》：“张阿松，捍海堤人。文丞相赴国难，微服轲轲经其地，阿松知非凡人，留五宿。闻追兵至，阿松遣二子戴第笠卫送出境。盖好义怀忠，隐君子也。”更早的明嘉靖《重修如皋县志 卷十 人物

州乘船出发，由如东县“汉(岔)河东南虾子湾取道，十八日宿石港，去石港十五里有卖鱼湾，其时虾子湾乃唐时古横江之残段。卖鱼湾湾顶在如东曹埠的鲍墩南三五里，文天祥一行于闰三月十九日从石港向东北行十五里来到卖鱼湾之滨，曹大监的船只搁浅，候潮一日。文天祥到此本可向东扬帆出海渡江南下，可当时却并没有这样做，也许是因为小汛(农历二十，大汛已过)潮位低，卖鱼湾暗沙多，船舶无法驶离，也许是得知崇明岛南面江中沙岛被元军占领，不敢贸然前进，这从后来经北海而绕道渡江时所写的《扬子江》诗前小序中所说：“自通州至扬子江口，两潮可到。为避渚沙，及许浦顾诸从行者，故绕去，出北海，然后渡扬子江”可知一二。

尽管如此，为了纪念文天祥，明嘉靖十三年(1534年)，两淮巡盐御史陈縡到石港时，得知文天祥曾经经过此地，于是毁观音像，建大忠祠，他说：“巡历于兹，深致敬仰。谨以观音阁改为祠，以奉我公之灵，使一方瞻慕之余，庶有以启忠君爱国之心。”(《嘉靖两淮盐法志》陈縡奏文)。四年后，运盐判官韩守彝加以拓治，通州守陈尧为之记。又过了十年，两淮巡盐御史陈其学改大忠祠为忠孝书院，海门人礼部右侍郎崔桐作碑记。忠孝书院为通州掘港、马塘等十场子弟教化之重要之所在。

文天祥当初准备出海的那条港后被称之为“通望港”，告诉后人，文天祥心怀故国，曾在这里遥望南方，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(文天祥诗《扬子江》)。1915年，张謇、陈培等在如东县杨家环南岸重建文天祥渡海亭，渡海亭纪念碑背面镌刻张謇所撰“重修渡海亭记”云：“……襄其事者，里人于忱、顾鸿鸣、宋煥、陈培，输地以供建筑者，顾宝森、宝枝，为之记者张謇。”上述陈培、顾宝森、顾宝枝，均为如东孙密人。

其实，文天祥当年出海处并不在石港的卖鱼湾。

